

經部

讀禮通考卷六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八

誄

周禮春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逺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此有文雅辭令難為者故太祝主之

太史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太師又帥瞽厭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遣謂大遣奠故以遣謂祖廟之奠人之

道終於此者以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乃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者曾子問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引公羊傳制謚于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黃度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諸侯相誄非禮也注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謚○疏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諸侯及大夫其上有尊者為之作謚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

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注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注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

陸元輔曰春秋傳莊公十年夏六月書公敗宋師於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有此不同愚案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一本并無驚字當時只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故鄭注云馬驚奔失列集說舍鄭不從而以大崩解之是真有敗績之事不幾與春秋刺謬乎長樂陳氏謂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姑述其始而已此亦調人之辭考之左傳非其實也愚又案左傳子產曰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彼敗績字與此敗績字正同非大崩敗績之謂也〇又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誄孔子之類非必有

諡也鄭注每解誄爲諡而集説仍之誤矣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誄其行以爲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爲作諡作諡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言上天不置孔子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諡也父且字甫是大夫之美稱稱字而諡之尼父也

陳澔曰作諡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爾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

左傳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注弔至也慭且也屏敬也

子贛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注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

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獘兮

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

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後漢書文苑傳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杜篤

於獄中為誄辭甚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劉熙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

文心雕龍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

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乗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乗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

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黄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

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珊瑚鉤詩話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

行狀

文心雕龍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金石例行狀惟韓退之狀董公如式

朱子語録韓公董晉行狀稍長

乾學案朱子嫌昌黎董晉行狀稍長然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多至二卷蓋行狀不妨詳言之亦視其人爾長短不可限也

李翶百官行狀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取行狀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而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

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正道直言沒而不朽曽不能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入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

德善之事而加之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
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
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
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自足以為正直矣如
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
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
率以虛辭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無秀
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

蘇明允曰所恃以作銘者止在行狀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世道交喪人盡刼也貪者刼財黠者刼名其黠之尤者乘時憒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閒殊絶驚爆之事以夸大其祖父明以爚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行狀之失實始

書牘

司馬氏書儀訃告親友書○尊卑長幼如常日書儀麤生紙直書其事勿為文飾

朱子家禮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日棄世專人訃告月日哀子某泣血某親某人案禮喪稱哀子

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書儀致賻襚狀○具位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人靈筵聊備賻儀財物曰賻儀衣服曰襚儀香酒曰奠儀伏惟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依常式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某謹封此是亡者官尊其儀乃若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用面簽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家禮賻奠狀式○具官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

官某公靈筵聊備賻儀（香茶酒食則云奠儀）伏惟歆納謹狀年月
日具位姓某狀

書儀謝賻襚書（今三年之喪未卒哭不發書多令姪孫及其餘親發謝書）具位某某
物若干右伏蒙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薨沒）特賜
賻儀（襚奠隨事）下誠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年月
日具位某狀上某位某謹封（此與尊儀也如平交即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貺去下誠字後云謹奉陳謝謹狀無年封皮用面簽餘如前）

慰大官門狀○某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屏祇慰某位伏

聽處分謹狀年月日具位某狀

慰平交○某位姓某右某祇慰某官謹狀月日具位姓某狀

慰人名紙○形如常但題其陰面云某郡姓名慰（此與平交已下用之若平交已下期喪亦用慰狀大功已下用起居狀相面而見慰）

慰人父母亡疏狀（鄭儀書止一紙云月日某頓首末云謹奉疏慘愴不次姓名頓首裴儀看）前人稍尊即作複書一紙月日名頓首一紙無月日末云謹奉疏慘愴不次郡姓名頓首封時取月日者向上如敵體即此單書劉儀短疏疏覆疏長疏三幅書凡六紙考其詞理重複如一今參取三本但尊卑之間語言輕

重差異爾若別有情事自當更作手簡別幅述之若慰適孫承重者如父母法某頓首再拜言不意凶變先某位奄棄榮養承訃告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以堪居此上尊官也平交已下止云頓首亡者官尊改不意凶變為邦國不幸無官有素契改先某位為先丈無素契為先府君母亡云先太夫人先太君無封邑者止云先夫人亡者官尊即改奄棄侍養為奄捐館舍無官止云奄違色養平交云恭惟降等緬惟下倣此日月流速遽踰旬朔或云流邁或云不居或云遽及孟仲季春若已葬則云遽經安厝卒哭則云遽及卒哭小祥大祥禫祭各隨其時哀痛柰何罔極柰何不審自罷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強加餐粥

已葬則云疏食俯從禮制某事役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末由奔慰其

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由奉慰悲慘增深謹奉疏平交已下改為狀

伏惟鑒察降等不用此不備謹疏平交已下云不宣鄭裴用不次自非有喪恐不當稱

月日具位姓某疏上平交已下可稱郡望并改疏為狀上某位大孝苫前日月

遠云哀前平交已下云哀次劉岳書儀百日內苫前百日外云服次服前

封皮疏上某位苫前

具位姓某謹封平交已下用面簽云某位苫次稍尊用麄銜平交已下用郡望姓名狀謹封

重封疏上某所某位尊長以小紙帖姓平交已下直書姓某官具位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狀於所尊稱疏於平交已下稱狀某稽顙再拜言平交已下只去

言字蓋稽顙而後拜三年之禮也古者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曰先妣承重祖父云先祖考祖母曰先祖妣云攀號擗踊五内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或云遽及孟仲季安厝卒哭大小祥禫除隨時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即曰偏罰罪深父先亡則母與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恩稍尊云免平交去此二字祇奉几筵苟存視息伏承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特垂慰問哀感之情言不能盡降等云遠蒙眷私曲加慰問哀感之深非言可論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閔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若不得已須至先發當删此四句餘親彼雖無書弔問已因書亦當言之但不特發書爾末

由號訴不勝隕絕謹扶力奉疏荒迷不次謹疏月日孤

子姓某疏上平交已下云奉狀謹狀父在母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承重者稱孤孫女云孤

女平交云狀上某位座前閤下並如常謹空平交無此封皮疏上某位孤子

姓某謹封餘如前平交者封皮重封亦如內封皮

與居憂人啓狀○某啓日月流邁奄踰旬朔安厝卒哭大祥禫除

隨時伏惟平交已下同前孝心追慕沈痛難居孟春猶寒隨時起居

支福支者言其毀瘠僅及支梧也稱尊云動止支勝平交云所履降等云支宜支福支和重支祐小重支

宜支適小輕支立大輕某即日蒙恩稱尊云免伏乞平交已下同前節哀順變

俯從禮制某事役所縻(在官如前)末由拜慰(稱尊云造平交云奉或云展降等云叙)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悲慘增深)謹奉狀伏惟鑒察(降等即不用此二句)不備(稱尊已下云不宣)謹狀月日具位姓某狀上

某位(服前餘皆如前)

居憂中與人疏狀○某叩頭泣血言(稱尊已下改言為啟)日月流速屢更晦朔(奄及大小祥禫隨時)攀慕號絕不自勝堪孟春猶寒伏惟某位尊體起居萬福(降等無尊體字但云動止餘如前)某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則云偏罰罪深)無復生理即日蒙恩(稱尊云免平交無此二字)祇奉

几筵苟存視息末由號訴隕咽倍深謹扶力奉疏云云餘如

前式

慰人父母在祖父母亡啓狀若已慰其父則不慰其子可也○某啓禍

無故常尊祖考某位無官有契即云幾丈無契即云尊祖考府君祖母云尊祖妣某封無

封云尊祖妣夫人奄忽違世亡者官尊云奄捐館舍承訃驚怛不能已已

伏惟恭緬如前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可勝任孟春猶寒未

審尊體何似平交已下云所履伏乞深自寛抑以慰慈念某事

役所縻在官如前末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如前謹奉

狀云云如前式○若其人父母已亡則此慰祖父母狀改痛毒罔極為痛苦改荼毒憂苦為凶變改強加餐粥為深自抑割去大孝至孝字改苫前為座前謹空苫次為足下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某啓不圖凶禍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奄忽棄背痛苦摧裂不自勝堪專介臨門伏蒙尊慈特賜書尺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仁恩眷私隨等孟春猶寒亦隨時伏惟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如前某即日侍奉幸免他苦末由詣左右展洩徒增哽塞謹奉狀上謝不宣極尊云不備謹狀

慰人伯叔父母姑亡○某啓不意凶變尊伯父某位伯母

叔父母姑隨時降等改尊為賢奄忽傾逝亡者官尊云奄捐館舍承問驚怛不能

已已伏惟親愛敦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孟春猶寒尊

體何如伏乞深自寬抑以慰遠誠某事役云云如前式

伯叔父母姑亡答人慰○某啟家門不幸幾伯父伯叔母準

此姑曰幾家姑不言封奄忽棄背摧痛酸楚不自堪忍伏蒙尊慈

云云如前式○無父母者不云侍奉

慰人兄弟姊妹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啓狀但改尊

伯父為尊兄亦曰令兄弟曰令弟姊曰令姊妹曰令妹平交已下改為賢若彼有兄弟姊妹數人須言行第或官封姊妹無封者稱其夫姓云某宅令姊妹親愛為友愛餘並同

兄弟姊妹亡答人慰○比伯父母亡答人狀但改幾伯父為家兄弟曰舍弟姊曰家姊妹曰小妹有數人者須言行第不必言封改棄背為喪逝餘並同

慰人妻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狀但改尊伯父為夫人郡縣君無封即云賢閤即改傾逝為奄逝改驚怛為驚愕改親愛敦隆為伉儷義重改哀慟為悲悼餘並同

妻亡答人○比伯叔父母亡答人但改家門為私家幾

伯父奄忽棄背為室人奄忽喪逝摧痛為悲悼餘並同

慰人子姪孫亡○某啓伏承平交已下為切承令子某位姪曰令姪孫曰令孫平交已下為賢無官者稱秀才若有數人須言行第遽爾夭沒不勝驚怛伏惟恭緬同前慈哀隆深悲慟沈痛何可堪勝餘並同

慰人伯叔父母狀改寬抑為抑割

子孫亡答人狀○比妻亡答人慰啓但改私家為私門室人奄忽喪逝為小子某亡者名也姪曰少姪孫曰幼孫遽爾夭折改

悲悼曰悲念　餘並同○自叔伯父母已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狀止於小簡言之雖亦可行但裴鄭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

裴鄭又有慰外祖父母舅姨妻父母外甥三殤及僧尼并親戚相弔等書今並刪去

擬祖父母父母亡謝人弔賻會葬不行躬謝疏

丘濬曰案世俗旣葬之後凡有親戚朋友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縲然衰絰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為書一通旣襄事後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之後然後行之謹録於此以備采取知

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以禮處人痛革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家禮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則曰先妣承重則曰先祖考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曰諸賢既蒙下弔平交以下則曰臨弔又賜厚奠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逮其送往又辱寵臨如不送葬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效世俗具衰絰踵門拜謝柰縲然重服哀痛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此禮亦恐賢人君子之不忍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瀆高明平交以下去上字伏惟尊慈特賜

鑒察哀慼之至無任下誠謹此代謝荒迷不次謹疏日

月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姓名疏上某位

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封皮重封並同前

弔祭文

白虎通德論天子聞諸侯薨使大夫弔之弔辭曰皇

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乾學案弔辭之古者宜數賈太傅之弔屈原

班孟堅雖東漢人所述弔辭當又在太傅之

先也

朱子家禮祭文式○維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越干支朔若干日干支孤哀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尚饗

趙璘因話錄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子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

陽書記奉使在京師以書亟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説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叙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

何孟春曰文章有簡短可稱者宋歐陽文忠奉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為祭文戒之留意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賞之

徐𤊹筆精宋張子韶祭洪宗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尚饗其子洪邁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如子韶不知省許多紙筆黃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韶云云不幾於没字碑乎豈可為制惟武廟祭靳文僖曰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附陶潛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顔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

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
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
務中園載耘載耔廼育廼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
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
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
為世珍没亦見思嗟我獨邁曽是異兹寵非已榮涅
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
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

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宵宵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哀辭

文心雕龍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横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

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

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爾

攄言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曾肇曰墓銘埋之墓中哀辭刻之冢上

附

招

楚辭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補注李善以招魂為小招以有大招

故也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

挽歌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疏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

莊子紼謳所生必于斥苦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踈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剄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寶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

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歌者歌之亦呼為挽歌

歐陽詢曰挽歌非始於田横案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帝召田横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宫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邪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

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

故並存以俟通博

何承天纂文薤露今人挽歌

困學紀聞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横客也

續漢書禮儀志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

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唱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皇后王氏崩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續晉陽秋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唱和

陶潛擬挽歌辭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録䰟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自足一在昔無酒飲今旦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

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歸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能道託體同山阿三

裴啓語林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

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

繼之時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

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宋書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傳選挽郎

謝綽宋拾遺録太祖常召顔延之傳詔頻日尋覔不

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方覔果

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梁書武帝天監元年葬長沙郡王懿給挽歌二部

謝機卿傅機卿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游歷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北史齊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美盧郎

通典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輼輬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

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襦布謂襦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轀輬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褠衣皆執鐸帗

唐書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為挽辭二解述倓志命挽士唱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為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

程敏政文母王宜人挽詩序略挽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紼謳古樂府之蒿里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爾顧近世為之者異於是閔其人命之不淑則近於黄鳥之詩本於人子所追慕則近於蓼莪陟岵之詩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請託為之習於見

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可用情之譏蓋士夫之告哀乞詩類於俗人之飯僧追薦勢不能自已也

章懋鄭君挽詩序略挽詩何始乎其做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田横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以為挽歌厥後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夫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以為引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弔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親不忍死其親而託諸能言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溺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親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則為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

亦庶乎禮之
以義起者歟

湛若水李氏哀挽詩序昔者琴張有桑戶之歌子貢以為非禮二子皆學於孔子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挽歌可有乎情有哀樂皆發而為歌故曰其嘯也歌古之哀死有誄有薤露之歌故招魂大招亦歌也挽歌果可無乎甘泉子曰喪死職哀歌不可有也挽歌不可無也夫挽者挽也歌者相也大凡舉重必歌以相力憂悲愉佚皆於是焉見之多出於發憤之所為作也古之君子其生也人愛之其死也人哀之哀之不能無挽挽之不能無相相之不能無言言之不能無聲聲之不能無音以成文焉此挽歌之所為作也變也

丘濬曰古人挽歌專用之以齊衆力至於今世舁柩者猶歌之辭雖鄙俚亦是歎人生必死死者不可復

回之意非若近世所謂挽詩者父祖物故子孫為之徧干世之能詩者為之甚至死已數十年猶追為之者失古意矣唐宋以來固有是作然皆平日交游有契誼之舊有親比之好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於言爾近世作詩者與其人乃至有素昧平生無半面之識一日之雅者亦皆強作之大無謂也

何孟春曰尊犨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唯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挽詩之作其唯為大臣作者為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為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為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予嘗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没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贖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歔欷數千里其遠無一

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懐舊齊代子昂覽古蓟丘燕公五咏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枚泶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已哉

讀禮通考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六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蘇鳳池

讀禮通考卷六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傳王若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冕服憑玉几以出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

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集傳同名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之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集傳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

大命集傳武猶丈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集傳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集傳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吾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釗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集傳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

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集傳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爾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傳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于北

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汝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汝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可父事丞相但與丞相共事而已

魏氏春秋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於御側明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

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晉書元帝紀太寧三年八月壬午帝不愈名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耻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為也衍

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内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勠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為期百辟卿士其總已以聽于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没於地下

無恨黃泉

成帝紀咸康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悆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託於王公之上於兹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翦除逋祲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於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協和内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四年三月庚申帝不豫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戊寅帝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

事重不能無遺慮爾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内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懐共下意尚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陳書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世祖崩於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

弘便及大漸以為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

將相善相輔翼内外協和勿違朕意

太建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高宗崩於宣福殿遺詔曰朕

爰自遘疾曽未決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

復奚言但君臨衆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愼一

日知宗廟之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邉鄙多虞生民未

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

子叔寶繼體正適年業韶茂纂紘洪基社稷有主羣公

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弘翼贊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三年春三月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詔以

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公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尚書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明屬鴻歷於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瀍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

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

北齊書孝昭帝皇建二年十一月崩遺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幾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體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夏四月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

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勲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纉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

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没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虚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

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命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案

部自守不得輙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昏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為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

武帝宣政元年六月丁酉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禀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囹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

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氷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幾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為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

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隋書仁壽四年秋七月丁未高祖崩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争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幾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為百姓故也

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誠勒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萬國歡心欲念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刑政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

以蔽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令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勠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

總管刺史以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勑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名皇太子及太監牛玉傅恭裴當王順周善至榻前諭之曰自古人生必有死今朕疾已深儻有不諱東宫速擇日即皇帝位過百日成昏皇后錢氏名位素定當盡孝養以終天年德王等王俱與善地俾之國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

恐衆妃不要殉葬斂時須沐浴潔淨棺内裝用袍服繫腰縧環皇后同東宮缺帶皮鞋者易以縧鞋衣服不須多縱多亦無用擇好地建陵寢皇后他日壽終宜合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祔此言俱遵行毋違

孝宗實錄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帝大漸曉刻遣司禮太監戴義名内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甚急至乾清宮東煖閣御榻前帝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牀上榻前叩頭問安帝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

布拭舌既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心調理帝自叙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録於是太監扶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於榻前陳寬蕭敬李榮俱跪於牀下帝命義書於片紙曰朕昔侍太皇太后宫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為后於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冊為皇太子正位東宫

年已長成主器晷配不可久虚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行皆逐句宣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宫聰明但年尚幼先生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歛泣對曰東宫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聖上寛心息慮以膺萬福語久玉音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識其大者如此時距升遐一日而聖諭諄切神思不亂盖聖性之涵養有素故終始之

際一得其正云帝名皇太子至前面諭曰朕不豫皇后與東宮倣禮儀悉從先帝遺典祭用素羞東宮務遵守祖宗成法孝奉兩宮進學修德用賢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貞吉

穆宗實錄隆慶六年五月已酉帝疾大漸名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左右奏名輔臣至帝倚坐御榻上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邉東宮立於左拱等跪於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

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時上疾已亟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頷之屬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

光宗實録萬歴四十八年八月甲戌帝召見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黄嘉善黄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

世楊漣御史顧慥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仍諭册立
皇貴妃從哲等對以策儲原卜期宜移近早竣吉典以
慰聖懷帝目顧令上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
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帝指自云是朕壽宮
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
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
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
至同進診視具言病及治法甚合上喜甚命進藥諸臣

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輔臣一爆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而乳嫗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輙喘逆藥進乃受上喜甚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宫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言聖體用藥後煖甚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欣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丸諸臣言不宜驟上令中使傳趣益急因再進

訖輔臣亟問藥後何狀云聖體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
閤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
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
篆大行皇帝冊寶兩内監在云有鴻臚寺官李某在思
善門具本進藥輔臣答以難信俄嵩名見蓋可灼時從
諸御醫往来思善門中使徧閧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
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諸銀幣燒割可灼與焉
次日五鼓内宣名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天

矣蓋九月一日也

嗣天子奠殯即位

商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祗見厥祖傳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位傳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傳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於殯斂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爾故

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爾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于天子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秖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周書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集傳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

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吕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宫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傳命史為冊書法度

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集傳伯相名公也名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疏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鄭云蓋大斂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来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　集傳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

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集傳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枝竹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集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集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集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

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撫設平生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集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製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兊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

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集傳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

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集傳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當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吕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

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疏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蟻蚍蜉蟲也此蟲色黑故知蟻裳色玄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集傳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賔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賔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賔階隮御王冊命疏彤赤色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吉事設洗于

東階東南與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太史持册書顧命欲以進位故與王同升　集傳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册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集傳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册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

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推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欲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疏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策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

授王上宗讃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　鄭云宿即肅也各用一同為一進　集傳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　疏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南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　集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疏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

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歆所白　集傳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集傳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

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賓諸侯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　疏此序諸侯見新王之事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在太保之上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　集傳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

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暨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疏羑聲近猷故訓之為道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疏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曰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傳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疏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集傳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顧命圖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側階

堂
西夾 南嚮
敷重筍席 玄紛純 仍几
親屬私燕之坐
西房
胤之舞衣 大貝 鼖鼓
東房
兌之戈 和之弓 垂之竹矢
東夾
牖 戶

扆 南嚮
綴衣 綴衣
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西序
赤刀 大訓 弘璧 琬琰
西序 東嚮
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序
河圖 天球 夷玉 大玉
東序 西嚮
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太保 太宗 由阼階隮
太史 秉書 由賓階隮
王 麻冕黼裳 由賓階隮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賓階 阼階

大輅 玉輅也
綴輅 金輅也
先輅 木輅也
次輅 象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畢門
路門
左塾 右塾

右出黃鎮成尚書通考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乎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君臣父子之間教戒甚

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類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為後繼統事於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爾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

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　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固不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

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録中有此事盖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乾學案伊訓祠于先王是冢宰攝行奠殯之禮而成王親受同祭咤鄭氏言太甲踰月即位而康王受冊度在成王崩後八日盖商周之禮已徵有不同顧命所載乃周公所制也蘇氏議康王失禮謂當用喪服受冊見羣臣

是輕議周公也可乎哉至引喪服行冠禮及叔向對子皮之語尤為比擬失倫夫冠禮通乎士庶因喪而變自無不可若夫子皮欲見新君子產已知其非易服見賓乃必無之事子皮聊以謝客爾即位何事乎而可以同日語哉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斯言得之矣

葉夢得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内三年稱子緣臣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内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名公權一時之宜而遂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呂祖謙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既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殁伊尹遽偕羣臣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世之陪臣邪

陳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寧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董鼎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廟者伊

尹也援此證
恐未為安

陳櫟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禮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名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懸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名會集僉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名於既崩之餘僉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祗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

說孰先孰後爾
莫若兩存之
張邦奇曰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以為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周公制之成王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為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為天子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為家則先君之喪以正不得以為己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也天下宜共喪焉嗣王且不得私其父而況可以其服為己私服乎葉氏以為畢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殷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為其必以嘉服哉是皆不可得而曉矣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誥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

亦非也夫康王報誥乃求
助於羣臣爲害於言哉

春秋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安國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
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
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案書載舜禹受終
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於文祖
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
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
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
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周書稱太甲
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

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
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
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
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羣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
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
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
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
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何濟川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
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

黄幹曰人君即位之别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
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
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
元之位也亦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
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祠王歸于亳則是三年
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曰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

而踰年者矣

汪克寛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已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於先王之文苟太甲治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涖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植遺腹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綱紀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

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注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注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

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注諸侯五月而殯令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注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注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

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注周道尚明無愧於不往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乾學案春秋二條雖諸侯之禮而諸儒所述伊訓顧命皆天子之事而正棺兩楹之間入後世柩前即位之儀所從出也并次於此備觀覽焉

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

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殤帝紀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

安帝紀帝肅宗孫父清河孝王慶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於清河邸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隲定策禁中其夜使隲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羣臣陪位引拜帝為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惟長安侯祜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

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適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

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

乾學案成王以乙丑崩癸酉康王即位相距九日鄭氏曰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穀梁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間而後即位范甯曰先君未殯嗣君不得即位蓋奠殯而後即位實古制也漢人天子嗣世必進尚書顧命蓋有意法古矣然歷考史傳若惠帝繼高祖文帝繼惠帝宣帝繼昭帝哀

平以後制於賊莽以及順帝繼安帝沖質桓
靈獻以次相繼或有故而變常或自外藩徵
入皆不可律以典制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
丁未景帝即位差為近古然大行已出葬嗣
君不得受命于殯又非矣武帝以丁夘崩於
五柞宫入殯未央宫戊辰昭帝即位受命於
殯矣而殯期又迫至於武帝明帝章帝和帝
殤帝沖帝皆以大行崩日即位非治殯之节

畧則捐殯而見羣臣皆非禮之尤者也若宣帝以甲戌崩癸巳元帝即位相距二十日元帝以壬辰崩己未成帝即位相距二十八日成帝以丙戌崩丙午哀帝即位相距二十一日又病於太緩愚謂古人奠殯即位凡有二意一則附身之事經營未畢則孝子之心不能以即安故雖君命有所不赴必無遽臨羣臣之理一謂尸未入柩則故君猶在尸既入

柩則故君已亡是以未殯而先即位與既殯

而綏即位者皆非傳受之正也三代之制至

漢已不可問矣

陳書陳高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崩遺詔徵世祖入纂

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大行

皇帝奄棄萬國諸孤藐爾及國無期須立長王以寧寓

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倩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

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宜奉大宗嗣膺寶錄未亡人

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緜興言感絶世祖固讓至
於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即帝位於太極前殿
魏書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
太子少傳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宫入自萬歳門至顯
陽殿哭踊久之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曰天位不
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領軍将
軍于忠黄門郎元昭扶太子西向哭十數聲止光捧册
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用衮冕之服御太極前殿光

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馬端臨曰案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别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太祭於衰絰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

遵之說者謂神器不宜久虛若俟喪後即位如惠帝已遲故三公奏引尚書顧命既殯而即位其時閉城門宮門勒兵嚴宿衛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至嗣皇踐阼乃始解嚴蓋為宗社大計不能待葬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位乎孝文賢主力隨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沖輔臣無識不能遵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

魏德告終有由矣

乾學案顧命為天子顧託大臣輔佐嗣君之命冊度則大臣傳遺命以告於嗣君者漢人策命當即冊度之意而史不傳其文獨安帝

即位有皇太后策而陳文纂統亦有皇后令
雖非大行顧命亦可髣髴知其體裁矣
舊唐書苗晉卿傳𤣥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
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
無事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
日殷萬務皆縁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
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
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勅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

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顒顒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以上皆言臣心䁥貌朽皆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矣願準遺詔聽政則四裔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阼

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
喪之時百官聽于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般情理當
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
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衰時遇金革豈非衘恤謂義在
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絶指景悼
生凶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
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
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微滅端

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
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内萬務
在中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
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
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
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
乾學案天子居喪大臣攝冢宰唐時尚有其
制録之以備一代之典故然自殷高宗以来

戴諸史策者周公霍光而下亦僅見此而卒

未行也

唐順宗實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上

即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

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寳維重

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寛仁

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

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於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悟是用命爾繼統俾紹
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
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以熙庶功無忝
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
言德宗憂感形於顏色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
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
之涕泣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
安否朝臣憂懼不知所為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乃

紫衣麻鞋不俟衣冠出九仙門名見諸軍使京師少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衰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護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紓為案行山陵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有或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令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不許二月癸

卯朝百寮於紫宸門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得覩聖顔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

唐鑑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冡適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絶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

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殁不能名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癈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

乾學案唐太宗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皇太子入於京師六月甲戌即皇帝位於柩前高宗十二月丁巳崩於貞觀殿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肅宗四月丙寅崩於長生殿

乃迎太子見羣臣於九仙門明日發喪已巳
即皇帝位於柩前代宗五月辛酉崩癸亥皇
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憲宗正月庚子崩
辛丑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司空兼中書
令韓弘攝冢宰閏月丙午皇太子即位於太
極殿戊申始聽政穆宗正月壬申崩癸酉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丙子皇太子
即位於太極殿二月辛巳始聽政敬宗十二

月辛丑崩乙巳江王即位於宣政殿戊申始聽政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為皇太叔三月甲子崩光王即位於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宣宗八月癸巳崩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位於柩前庚子始聽政懿宗七月辛巳崩立普王為皇太子辛巳即位於柩前八月癸巳始聽政諸帝即位皆在大行殯後有遺詔又每以大臣攝冢宰

髣髴古制矣而順宗實録出於昌黎集視諸帝為尤詳其遺詔朱子以為即古冊度之類備載之以資參考惟聽政之期不待除服是不可解杜氏以為漢人舊制三日聽政未知何據也

吕柟禮問既殯皇帝卜日斬衰受命於大行皇帝几筵遂以衮冕升奉天殿告天地告於奉先殿遂以告於大行皇帝及母后乃即位於奉天殿以覲羣臣羣臣皆朝服表賀帝免賀班詔於承天門及天下以來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七日素冠麻衣經以臨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天命也故既殯麻冕黼裳

以即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冢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冠麻衣經退則哀服亦義起也故朱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君也故定位於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於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賻求金不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羣臣乎數日而葬葬畢即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旦而即位後魏崔光之議也

閻若璩曰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固為守經之言案之於禮亦未盡善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為太甲當喪越紼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衮戴冕璪抑且令畿內臣

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社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之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謂其薄哉蘇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予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董真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儲君初即天子位之禮身為天地社稷之主上重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畢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謂有事宜清淨也夫

世子始生繼體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真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邪則又蘇氏之未深考也

新君謁廟

南齊書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

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烝嘗何為獨修縶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庚持

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
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
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名尒
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
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逯乎
末葉從横漢承其獘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
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
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

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

實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

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

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

乾學案嗣王即位奠殯見於殷周之書者章

章可據矣自秦至六代蔑爾無聞馬貴與言

西漢人主嗣位見高廟其儀亦不傳至齊永

泰初徐孝嗣始請廟見旋即停罷陳始有即

位謁廟之禮見於沈文阿傳陳之告廟雖異

於殷周之奠殯然亦猶其遺意也故因類而

附著之

宋史禮志孝宗即位擇日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

酒齊等物並如五享行之紹熙五年寧宗即位時有孝

宗之喪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

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

鑾輿屢出過太廟門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為闕典乞早

擇日恭謁太廟乃詔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員外郎李謙

請以來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廟之禮禮寺以為侯皇帝

從吉詔論施行

文獻通考案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

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

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

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

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

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宗光宗以親受内禪特行此禮

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自
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
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

乾學案伊訓顧命但云奠殯無謁廟之事葢
古制喪三年不祭不應入廟諸家每引周頌
閔予小子詩據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
也鄭箋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
也孔疏此朝廟早晚毛無明說王肅謂周公

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是成王朝
廟乃在三年喪畢之後與夫初喪奠殯事不
侔矣惟昭成哀三紀即位之下即書謁高廟
可知漢人已有此失禮之舉但不知其失始
於何時也　再案家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有
二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
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
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是成王未除喪已

朝廟矣

讀禮通考卷六十六

讀禮通考卷六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三十

國恤二

周大喪儀

喪大記疾病君徹縣注天子宮縣　君夫人卒於路寢注言死者必於正處也

曲禮崩曰天王崩注史書策辭

右初崩

周禮天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劉彝曰王之袞冕生常服之奉享乎太祖之廟王之太常生常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為復而莫測其神䰟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皋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孝子盡愛之道無不至也是以夏采復于太廟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也

夏官祭僕大喪復于小廟

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天官玉府大喪共復衣裳

王昭禹曰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冕服則司服之所掌玉府言復衣裳者冕服掌於司服而藏於玉府

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

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太祖庫門四郊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常有事疏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之廟也而言於廟求神備也

曲禮復曰天子復矣注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疏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各書於旌旗此並殷禮周世則復曰皋天子復矣

右復

周禮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注始崩及窆時也

夏官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疏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

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注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注事謂奠斂之屬易被曰作士掌事如奠遣之類

天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共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注相詔王禮也

秋官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注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

地官師氏喪紀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疏師氏則從

鄭伯熊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宜寡而德易成

春官世婦凡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則詔相注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

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

王昭禹曰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注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

夙興凡國之喪紀亦如之也

夏官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注非常之難要在門　疏大故謂兵災大喪謂王喪非常之難須警備故云要在門鄭鍔曰若有大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資之以衛至尊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注葛經武士尚輕　疏臣為王貴賤皆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地官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注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

火治以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

夏官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注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絶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喪謂王喪易祓曰守以道路為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為可恃使内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偽者邪慝者物之犯禁者入之有罪竒衺者或得乘閒而入雖險猶無險也

檀弓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覔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内而為巷市

右戒臣民

周禮夏官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注僕人太僕也

黄度曰射人太僕皆法度之事

鄭鍔曰大喪之禮初無與於射而掌於射人取其射之法儀而已

天官玉府大喪共角枕角柶注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注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王昭禹曰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地官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注木材給張事

乾學案以上兩條陳殯具條通用

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注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恐隨王故知也

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爾疏此謂天王

崩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

右命訃

周禮春官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注序使相次秩疏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婦於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內宗大喪序哭者注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

天官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序哭者亦如之注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

王昭禹曰大喪外宗序內外朝莫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夏官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注守官不可空也

易祓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喪大記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檀弓唯天子之喪有别姓而哭

右哭位

周禮天官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疏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

致含禭幣玉之事

右受含禭幣玉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注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疏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桒禮緯云天子之旌髙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桒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

右為銘

周禮春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注斗所以沃尸也釁

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

釋文斗依注音主

鬱人大喪之湖共其肆器 疏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黄度曰肆器蓋所以盛沃鬯非陳尸器盤之屬

肆師大喪大湖以鬯則築鬻 注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疏小宗伯大喪以鬯湖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

天官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注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 疏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以給線縷者謂所裁縫皆用絲縷釋經絲也著盱口綦握之屬者釋經

纊組也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纊以俟絶氣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青與赤謂之文繢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之

王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為纓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文以為物之飾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注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疏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也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又有刀礪小觽之等故云之屬以總之也

王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無以異於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所用紛帨線纊之屬亦共之

此事死如事生之意

乾學案以上兩條下陳小斂大斂衣皆通用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　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疏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

王昭禹曰夷傷也冰槃曰夷槃移尸於堂曰夷堂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以哀傷爲主

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　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

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爾

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

地官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唯盈疏差率而上則天子飯用黍也

雜記天子飯九貝注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注大肆始陳尸伸之

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湖尸相飯 注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

小祝大喪贊渳 注渳謂浴尸也

王昭禹曰王始崩大祝以肆鬯渳之小祝贊之

天官女御大喪掌沐浴 注王及后之喪

太宰大喪贊含玉 注助王為之也

喪大記君沐粱 注君沐粱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右沐浴含飯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疏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云

地官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奠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

鄭鍔曰牲取可以為禮足矣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偽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注喪所薦饋曰奠

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囿人共生獸死獸者獸人所共田獵所習囿人所共囿游所牧其物若麋鹿熊羆之類

劉彝曰物者所共有名件也

天官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注共其完者

劉彝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囿人牧之於囿及其將用獸人取之於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於腊人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䟽凡獸入於腊人是其不完者

𠩄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薨注鱻生也薨乾也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王昭禹曰薦羞皆進也

乾學案以上七條大斂奠至祖奠遣奠通用

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君以簟席注簟細葦席也下有莞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

乾學案小斂之衣君與大夫士皆十有九稱注疏謂法天地之終數則天子亦十九稱與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注取君無襚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注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猶受也

右陳小斂衣奠

周禮春官小宗伯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注執事大祝之屬

大祝大喪贊斂

喪大記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自小斂以往

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

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斂者既斂必

哭

右小斂

周禮春官大祝大喪徹奠　疏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

祝徹之

右徹始死奠

周禮夏官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注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疏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絶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絶聲大夫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也

易被曰守之以水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知其漏箭之遷易

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

之乃官代哭

右代哭

周禮地官委人喪紀共其薪蒸　注薪蒸給炊及燎也

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疏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庭燎在大寢之庭

喪大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　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疏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右設燎

周禮春官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注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為組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六玉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王氏曰六物皆為渠眉璧琮又疏焉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戡爲之

喪大記大斂於阼君以簟席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　疏君百稱天子當百二十稱也　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　注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右陳大斂具

檀弓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右設棺

周禮地官舍人喪紀共熬穀

天官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疏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注張帟柩上承塵

春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注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項安世曰柏敦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承黍稷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注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

右陳殯具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

右大斂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

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疏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注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黼於緣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疏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天子之禮也

周禮天官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 注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粢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

史浩曰人過曰眚天降曰烖國有眚烖王當祇畏以修德引咎以歸己故曰受

鄭伯熊曰國有大變毋乃粢盛不蠲鬼神弗享與夫何使至於斯於是時也新王在疚欲請命於神祇而身受譴罪不可得也故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受眚烖於己甸師掌耕王藉共齊盛者也故司其事

春官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 注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

王氏曰於甸人詔禱則大祝言於匶使知焉

小祝設熬置銘疏熬謂熬穀殯在堂特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也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

右殯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

右大斂奠

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鄭鍔曰凶五服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凶服則當服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緦衰者不敢以疑親疏

之情所以當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注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

夏官太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

王昭禹曰喪紀之服即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

天官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絰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注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為命婦　疏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則士妻亦為命婦可知

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

夏官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

夫之子為王
斬衰與父同
黄度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
不得與適子齒特言羣子著其別也
春官肆師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注外
命男六鄉以外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
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
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
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
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
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
云
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䟽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
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

斂兆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　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　七日國中男女服疏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三月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　疏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緦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詳見前第四卷喪期內

右成服

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顧命陳寶於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爲國之鎮如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爲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鼖鼓和之弓垂之竹夫封父之繁弱之類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既事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爲萬世之榮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注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

右陳寶器

喪大記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禫之　疏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宮之之者謂廬外以帷幛之如宮牆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右倚廬

周禮春官外宗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

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注苛譴也　疏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為位而哭有

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乾學案哭位條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令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序哭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檀弓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主人哭入則踊

右朝夕哭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疏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

乾學案陳小斂奠條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又陳殯具條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此條所通用此條後凡奠通用當互考

右朝夕奠

周禮天官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注喪事之籩謂殷奠時疏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乾學案陳小斂奠條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條內有

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後凡殷奠
通用當互考

右朔月月半殷奠

乾學案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
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
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
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漁
仲通志諸書則但掇拾數語而條貫闕如人

不謂善也唯黄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為主而博採諸書以足之最為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則頗失之混前士喪禮中已列喪大記諸篇而此更重出之則又失之複逮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槩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今

此篇多仍馬氏之舊亦頗有所增損至於諸侯以下喪禮則盡見前篇茲不混入而諸侯禮可通於天子者亦附著焉庶幾本末麤具有可考見云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兆基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為穿杜子春讀竁為毳皆謂葬穿壙也　疏獻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

哭拜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卜葬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此故云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注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祚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　疏大

喪謂王喪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

王昭禹曰公墓之地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掌焉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易祓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

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 注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 疏上經已甫竁此經復云及竁者此更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爾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為況

也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太卜凡喪事命龜注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疏天子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獻器卜宅卜日

檀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内百縣之祀也　柏椁以端長六

尺注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柏椁者謂為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雜木鄭注方相職云天子之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注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累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累椁材從下即題湊椁六尺與棺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喪大記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疏君容柷者柷如漆桶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

柏榑字磨滅之餘榑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諸侯棺榑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甀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右井榑

周禮天官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齍盛注概拭也 疏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

鄭鍔曰所用之器則濯概以致潔所奉粢盛則差擇以致精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注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此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為內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

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摡及爲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旣是小事故遣內豎使蹕也

乾學案陳小斂衣奠條內有封人等七官陳

殯具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

司服共其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

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皆

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

互考

右陳朝祖奠

周禮春官喪祝及辟令啓　注鄭司農云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　疏除菆塗椁者七日而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命役人開之

右啓

周禮天官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宫門廟門　注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宫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爇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

乾學案設燎條内有舍人共薪蒸司烜氏共

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

當考

秋官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疏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

李嘉會曰大喪有盧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天官内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注喪遷者將葬朝於廟、疏將葬而往朝七廟則亦使内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

之注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以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

劉彝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祇也

小司寇前王而辟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而辟也

地官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注喪紀大喪之事也疏王家喪紀閭胥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注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王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 注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爾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馬大喪之正棺啟殯朝及引六

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　疏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唯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紼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舉在棺而言紼也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柩於蜃車屬六紼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各自為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

黄度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人亦帥野役屬六紼及窆陳列之使背碑引紼司徒皆節制之

司徒節制野役獨此事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注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也天子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鬱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注治謂監督其事疏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挽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旣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

乾學案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當互考

春官喪祝及朝御匶　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

疏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王柩也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於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也

乃奠　注玄謂乃奠朝廟奠　疏乃奠者案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　疏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從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

奠皆有沃盥之事

地官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王氏曰蜃車載闉壙之蜃者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注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春官巾車小喪共匶路疏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柩路即

蜃車

夏官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注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疏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

廄馬亦如之 注廄馬遣車之馬入捧之亦牽而入陳 疏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别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

乾學案樞行通用内廄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注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 疏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云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乃載 注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 疏案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載而後飾也

易祓曰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輀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右載

周禮天官縫人喪縫棺飾焉注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疏幕人共帷幕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衣翣柳之材注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王昭禹曰翣如方扇持之以蔽棺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為體用綵繒衣纏之以為飾故曰衣翣柳之材

禮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

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右飾棺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 注廞陳也廞衣服所藏於椁中 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乾學案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注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 疏此在廟陳時建之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入壙亦建之

車僕大葬廞革車注言興革車者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　疏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麄小為之爾後鄭訓廞為興言陳駕者解廞為陳駕也案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使人以次舉之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案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

王安石曰廞之於宮行之以適墓

天官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 注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爾 疏從鄭謂廞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象似生時而作之但麄惡而小爾

王昭禹曰廞裘與廞樂同意廞者陳之而無實用陳之非所以致死不惡於不仁無實用非所以致生不慤於不智凡廞偶物者亦仁智之盡也

夏官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注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古者以泥塗為車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進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爾非謂周仍用芻靈也

乾學案柩行條內有冢人鸞車象人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廞馬詳見朝祖奠條

司兵大喪廞五兵注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胄干笮疏案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胄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注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春官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 此官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

籥籥師廞之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注 帥樂官往陳之 疏 樂官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往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注 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

眡瞭大喪廞樂器 疏 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但沽而小爾是臨時乃造之

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此竽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也

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

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此所廞作唯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廞筍虡疏案檀弓有鐘磬而無筍虡鄭注云不縣之見此文有筍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

右陳明器

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遂御注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

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㸃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節度

易祓曰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柩乃移所載轜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乾學案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有籩人共進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陳朝祖奠條有世婦濯概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

互考

右祖奠

周禮春官太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言王之行謳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疏帥瞽瞭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以瞽瞭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斂則謂之廞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謚於大喪之廞則帥瞽而作匶謚以瞽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德之名也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注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

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也

鄭鍔曰小史掌奠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令此瞽矇又安知世奠繫之事乎考先儒之說以奠為帝而世帝繫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緜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聞也不信故必奠而後諷誦之

小師大喪與廞　注從太師　疏太師廞作匶謚故小師從之也

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 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太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李嘉會曰六辭多廟中發之其辭無媿於神則上下親疏遠近之情可通

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 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太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疏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以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太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

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失

凡喪事攷焉注為有得

小史大喪佐太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注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

黄度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為節事相成也 疏事相成者謚法依誄為之故也

右謚誄

周禮夏官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

送之於墓

黄氏曰而藏之

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注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奠厥明將向壙為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猶存省之意也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

鄭伯熊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注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疏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爾言貍之於祖廟

階間者此柴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埋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埋之於階間也自此以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以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

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注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大厲否則

劉彝曰既設道齋之奠又分祷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乾學案陳小斂衣奠係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係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係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係有籩人供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陳朝祖奠係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内豎為内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周禮夏官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注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包筲於旁 疏此喪祭文連奠竁竁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冢人云請度甫竁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包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葦包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正喪祭奠入壙之節也

王昭禹曰奠謂遣奠竁謂穿土為壙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量故也

右包奠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注使以幄

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　疏以幄帟先者謂使太宰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太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幄帟綬故太宰帥之司徒主眾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坐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又有帟之承塵以為神坐也

王昭禹曰遂師則共蜃車之役也

乾學案陳殯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通用朝祖條閭胥聚眾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綍小司徒率邦役治政教鄉師帥其民

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

當互考

秋官鄉士大喪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注屬中士以下　疏大喪紀當葬所經道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夏官方相氏大喪先匶注喪使之道　疏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

春官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注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疏及至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却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

吏也小喪亦如之注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王安石曰既御匶出宮後祝代之執事

劉彝曰出宮乃代者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

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注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

夏官司士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注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

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爾其實旁三 疏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為披也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天子旁十二諸侯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從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楊恪曰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屬六綍要之披也綍也引也皆所以扶持棺以行者而執之者皆此千人則鄉遂皆有其人非止六鄉也

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疏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案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側故云備傾虧小喪亦如之

太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注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

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

夏官御僕大喪持翣 疏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翣 注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 疏禮天子八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春官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 注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疏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遣車有鸞和

之鈴旅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用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

乾學案陳明器條通用

夏官虎賁氏及葬從遺車而哭 注遺車王之魂魄所馮依 疏遺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依遺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注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苞肉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天官内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注褻器振飾纇沐之器 疏從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纇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纇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笫等連文此注褻器為振飾纇沐之器者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為振飾槃匜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注輴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 疏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因在塗

逮言窆時故云是以逮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碑桓楹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右柩行

周禮春官巾車大喪及墓嘑啓關陳車注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疏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道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唯據乘車道車稾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

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爾

乾學案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陳明器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

互考

夏官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注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疏必破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

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則知方良當爲罔兩也

鄭鍔曰喪則使之爲前驅以辟山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以安神靈

春官喪祝及壙說載除飾注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歰之屬令可舉移安厝之去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歰歰作翣　䟽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注云四歰之屬者案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牆置歰者謂帷荒與柩爲郭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棺旁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

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注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

也將井椁先蜃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禦濕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注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注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疏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苄翦不納者是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注茵著用荼 疏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抵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周禮春官冢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

乾學案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

夏官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詳見始死條

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注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 疏共丘籠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適歷執綍者名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遂人主陳之者案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注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涖謂臨視也

疏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匠師主豐碑之事案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

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春官冢人及窆執斧以涖 疏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並臨

遂入藏凶器 注凶器明器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 疏因上文定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注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疏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注見陳明器條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注哭此樂器亦帥之

疏案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翣亦此意也

大司樂涖藏樂器 詳見陳明器條

夏官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同上

春官典瑞大喪共贈玉 注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疏贈玉者案既夕禮

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

天官太宰大喪贊贈玉　注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春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　注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疏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

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工也
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 注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 疏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張載曰墓祭非古冢人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

封疏封當為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繂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繂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别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繂也天子則六繂四碑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繂繫於兩旁之碑

乾學案柩行條君葬四繂二碑此條通用當

互考

右窆

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黄幹曰今案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以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注喪祭虞祔也

司巫祭祀則共苴館 注 館所以承苴謂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

鄭鍔曰苴者茅也鄉師所謂共茅苴是也盛苴名曰館者如人之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

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 注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疏 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是也

王昭禹曰易曰藉用白茅是取茅以藉祭也齊桓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是取茅以縮酒也必用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志也

陸佃曰甸師之茅或入鄉師或入司巫鄉師之所貢者大祭祀司巫之所貢者凡祭祀也茅之為用或以縮酒記縮酌用茅司彝尊醴齊縮酌是也或以藉物士虞禮鉤袒取黍稷祭于苴鄉師共茅蒩也至男巫旁招以茅則又除不祥也

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蒩注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

鄭鍔曰甸師共蕭茅鄉師共茅蒩司巫共蒩館蕭以祭肺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蒩蒩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為館以藏之

項安世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蒩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天官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凡喪未葬以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籩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

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

右虞祭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疏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

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葢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右作主

乾學案作主祔廟之後尚有練祥諸祭而三禮俱無之故今不敢妄補　又案天子之喪禮其異於臣庶者不過儀文之盛品物之多而已至於喪中行禮次第則與臣庶初無異

也今王朝喪禮雖不傳而士喪禮之篇首末完備秩然不紊則天子之禮即此可以考見學者誠因禮文之所載以旁證而曲取則雖謂國恤之儀至今存可也覽是編者統士禮而合觀之庶幾其無遺憾乎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疏喪謂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注大喪太宰贊

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以灋掌喪荒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下士

甸人共喪紀之庶羞

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注謂喪事之奠祭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歔人凡喪紀共其魚之鱻薨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

醢人喪紀共薦羞之豆實

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外府凡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小臣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注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　疏擯者后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后尊詔告而已九嬪卑則言相女御尤卑直正之而已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　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寺人若有喪紀之事則帥女宫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凡内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内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内人蹕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内司服共喪衰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縫人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

追師喪紀共笄經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注殺哀謂省凶

禮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　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

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疏喪紀者謂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之等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州長凡州之大喪皆涖其事注大喪鄉老鄉大夫卒者

黨正凡其黨之喪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族師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

師氏凡喪紀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　疏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　凡喪

紀王舉則從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治其喪紀之事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注禮俗民所行先王舊禮也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爾　疏禮俗喪紀祭祀三事地媺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禁令者恐有僭踰與下逼故禁之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肆師掌兆中之禁令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内宗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
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贊主人注有事謂含襚賵賵之屬
太卜凡喪事命龜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小祝凡外内小喪紀掌事焉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太史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夏官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注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疏注云庶子為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士則卿大夫士之身也

小司馬凡小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御僕掌庶民之弔勞

圉人凡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朝士若邦札喪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隷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禁凶服者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乾學案周禮五官內其分掌喪紀之官凡一百有三十令凡屬大喪者悉入於國恤篇不重載其掌諸侯以下喪及兼掌大小喪紀者則入於此篇閱者詳之

右職掌

讀禮通考卷六十七